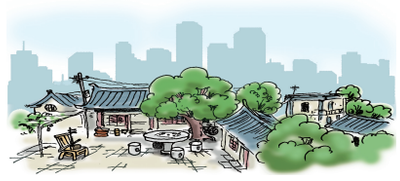
大杂院美食

林 希



下马鱼汤

先祖父大人在世时,讲老天津卫故事,特别说到老天津卫一道失传的美食“下马鱼汤”。

下马鱼汤什么味道,不得而知,既然失传多年,尝过这道美食的人,该是全都作古了,只有老祖父大人每说起这道美食时,脸上就浮起无限诱人的红润,绝对为自己品尝过这道美食而倍感骄傲。

那么,下马鱼汤又是一道什么美食呢?顾名思义,自然就是鱼汤了,何以称为下马鱼汤呢?就是无论什么人,更无论什么时间,骑马的、乘轿的、拉车的、步行的……只要从这家鱼汤店门前经过,就一定要下马、下轿,放下小车,停住脚步,进来喝一碗美味的下马鱼汤。而且,连京都紫禁城,每每还派下人来,到天津南门外大街,买上一锅下马鱼汤,专程送回京城,博得万岁爷的龙颜一悦。

一个重大秘密,你知道下马鱼汤是什么人发明的吗?发明这道美食的,不是什么大厨名师,也不是谁家公馆的秘制大菜。告诉给你,大吃一惊,这道美食是南市大杂院传出来的。

下马鱼汤是什么鱼熬制而成的?不是一种鱼,是许多的鱼熬制而成的。为什么下马鱼汤只见鱼汤,不见鱼肉呢?不怕您见笑,不是由一条鱼熬制而成的,是鱼头、鱼骨、鱼尾、鱼鳞、鱼内脏,加在一起熬制而成的。

别卖关子了,直说吧。

下马鱼汤的原料,就是各家饭店扔出来的鱼头、鱼尾、鱼骨、鱼鳞,即鱼的一切不入口、不能吃的东西,本来是猫的美食,却被鱼汤店收过来,不洗、不加作料,扔大铁锅里,放满直接从海河挑来的河水,烧起旺火煮三天三夜,三天三夜之后,把大铁锅里的浮油撇出去,加把大盐,现在称为海盐,再文火熬三天三夜。这辈子,您若是没喝上一口下马鱼汤,真是白来一世也。

据说,每天下午,下马鱼汤一揭锅盖,从南门外大街,直到北马路,漫天飘香。立时,半个天津卫的人往南门外跑,跑慢了,对不起,明天跑快些吧。

下马鱼汤什么味道?余生亦晚,没享受到这份口福。据说,一碗下马鱼汤,泡两个大饽饽,三个月不知肉味。也是据说,端一碗下马鱼汤,不小心,一滴鱼汤溅到马路上,第二天,一群流浪猫聚在这处地方,和从天上往下冲的乌鸦咬架。

大烩菜

大杂院的顶级美食,大烩菜。

常看美食节目,各地都有自己的大烩菜,民家饭桌上有大烩菜,社区食堂里有大烩菜,大饭店里也有大烩菜。大烩菜成色不同,价位不同,品位也不同,看着很是馋人啊。

大杂院里的大烩菜,又是什么成色呢?反正有鱼有肉,没有大鱼大肉,何以敢说是大烩菜呀。可是,大杂院穷苦人家哪家能吃大鱼大肉呢?

年轻人不懂了,老天津卫,各家饭店招揽生意,都会使出妙招,最有效的妙招,对拉来食客的车夫,给一份小小的酬谢,大杂院里许多人家拉洋车、蹬三轮,拉一位食客到饭店吃饭,饭店酬谢两个大馒头,一碗“合菜”。“合菜”,天津人俗称“折箩”,就是食客吃剩下的菜底儿,其中有肉皮、肥肉、半拉丸子,各种炒菜,鱼头、鱼骨,鸡骨、鸭骨,虾皮、虾头,反正都算得上是荤腥,大杂院拉车的穷苦人,自然舍不得自己偷偷吃掉这些好东西,最多把两个大馒头吃掉,那一大碗“折箩”,就给孩子带回来了。

穷苦人家能看到荤腥,已经很不容易了,拿来就吃掉,不厚道了,于是就出现了大烩菜这道美食。任何一户人家的大烩菜,都由全院分享,得到“折箩”的人家,将这一碗“折箩”放到锅里,见个“开儿”,一来是消毒,二来再加上些土豆和白菜,稍富裕些的人家加一大把粉条,烩出来就是一大锅,大杂院人家也不客气,知道这锅大烩菜就是给孩子们吃荤腥的,家家都让孩子拿只大碗,到做大烩菜的人家盛一碗大烩菜,分到大烩菜,在大烩菜饭碗上顶两个窝头,让孩子蹲在院里吃,表示家长不贪这份乞来之食。

做大烩菜,家家都有义务,你家里没有人拉车、蹬三轮,有人带回来了“折箩”,也主动接过这一碗“折箩”,这回我来烩吧,他家自备土豆、白菜、大粉条,菜烩出来,孩子们有一份,谢谢奶奶婶子,要的是个热乎。

分大烩菜,没薄没厚,碗碗都有鱼有肉,上学的孩子没回来,奶奶婶子给留下,孩子放学一进大杂院,立即叫住,儿呀,把这碗大烩菜端走,叫娘再热热。

大杂院里的大烩菜,一道天津底层民众的文明风景线。

大杂院腌咸菜

那时在工厂劳动,一位老师傅修房,请我和几位师傅去帮忙,很是受宠若惊,自然欣然从命。

老工人修房,约我去帮忙,我也就是内部矛盾,可以荣获同志尊称了,带着无上的骄傲感,一定努力奋战,绝不辜负老工人的信任。

这位老工人家住大杂院,原来是篱笆灯房,生活水平提高了,积存下一些钱,如今要彻底翻盖成砖瓦房,工程很大。天津修房有传统规矩,既然是“修”,无论工程多大,只能一天时间,早早开工,晚上开灯前上梁大吉,燃放鞭炮,摆席喝酒。

我不是技术工人,到了工地,只能是小工,负责和泥,送砖送泥,正好工地放着一个挑子,两只大筐。我毛遂自荐,送泥的事我就承担下来了。

小工的活最脏最累,我更是以万分的骄傲感参与劳动,于是,就挑着满筐的泥跑来跑去,一起参与修房的人们看我满头大汗的样子,都小声地提醒我,悠着点。为老工人帮忙修房,焉有悠着点的道理。

一幢新房耸立起来,老工人一家向大家表示感谢,立即掌灯开席,晚餐很是体面,有酒有鱼有肉,也是我生性的吃饭习惯,所谓的吃抢食,我是上不了台面的,别人扑拉扑拉酒足饭饱,我还没动筷儿呢。老工人的老伴儿看到桌上已盆干碗净,我却举着大白馒头喝小米粥,甚是难为情,老大嫂便对我说,这位同志,你看锅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了,你就点咸菜吧。说着,把一碟咸菜放到我面前,我夹了一筷子,哎呀,真可口,我从来没吃过如此美味的咸菜,青辣椒碧绿,小黄瓜挺拔新鲜,而且不咸不淡,味道适中。尝过一口咸菜,我向老大嫂询问,这咸菜哪儿买的?哎呀,咸菜还用买,你看这院里家家门外都有一口缸,里面都是自己腌的咸菜。雪里蕻、疙瘩头、青萝卜,能吃到明年春天。

临走的时候,老嫂子给我捡了一兜腌菜,还嘱咐我说,吃完了,告诉你师傅,第二天让他给你带到厂子去。

这一份腌菜,真超过了大鱼大肉,绝对是色香味俱佳的人间美味。青辣椒,和新摘下来的一样;疙瘩头,没有了苦涩的味道;雪里蕻,明明是青菜,在腌缸里发生了化学变化;尤其是那种长形的辣椒,就米饭,真是绝配了。

莫怪上海人说,咸菜豆瓣汤,一天不吃泪汪汪。

更莫怪北京人餐桌,腌疙瘩头丝炒肉丝,腌疙瘩头丝吃光了,肉丝剩在盘里。

大杂院里的腌菜,绝对不次于北京六必居和天津的酱菜园,总结四个字,人间美味。

我连连夸奖大杂院的腌菜味美,更表示一定要学会大杂院的腌菜技术。当即,老嫂子对我说,明年腌菜的时候,你带着爱人来,我手把手教你们学腌菜。

天爷,我哪里有爱人呀,我好心的老嫂子呀。

借钱吃海货

大杂院的穷苦人家,一日三餐,能够填饱肚子,已经很是满足了,家家户户日子紧紧巴巴。精打细算,那才是一分钱掰成八瓣花的。

但是“借钱吃海货”,大杂院人家却理直气壮。

“海货”就是海产品,海产品季节性极强,许多海产品几乎是昙花一现,天津人说的晃虾,那是一晃就过的,今天看见了,没买,明天早早赶到鱼市,没了,想吃,明年见了。

所以,才要借钱吃海货,鱼市上摆出晃虾,一时手头没钱,赶紧借钱,明天省吃俭用,立马还钱,家家都不富裕,人家昨天借给你的钱,是今天买棒子面的钱,你不还钱,人家今天就要“扛刀”。

借钱吃海货,也只能吃低档次的海货,至于价格不菲的名贵海货,穷苦人家是不敢借钱去买来吃的,好在那时候海货非常便宜,黄花鱼几毛钱一斤。海螃蟹,直到1956年,天津的老法国菜市场,两角七八分钱一斤。至于皮皮虾,堆在地上,卖剩下了,也不收回去,有时间你自己收走吧。

借钱吃海货,吃的是平常人家吃得起的海货,看见谁家吃红焖对虾,不必大惊小怪,和吃白菜豆腐的人家是彼此彼此。

海货的季节过去,走进大杂院还是一股强烈的海鲜味,不在时令的海货,鱼翅、鱼肚、鱼脯,与大杂院无关,珍馐美味,那是宴席上的大菜。那时候没有冰箱,海货上来就一阵儿,过了时节,做虾酱去了,就是天津人说的“虾虱子”,俗称臭虾酱。

过了海货季节,大杂院里一片浓烈、呛人的海货味,就是天津人最爱吃的美食“虾虱子咕嘟豆腐”。虾虱子用油炸过,加上辣椒酱,抹在烤得两面焦的棒子面饽饽上,天下第一美食。那时候我在工厂劳动,上夜班,后半夜,能吃上一片两面焦的饽饽,抹上虾酱,神仙过的日子。

我家有一个院子(七首)

马菊芳

新 家

像树懒的长趾甲
搭在木犁铧上的辫子蒜已经长芽儿
东一大圈,西一小圈
又栽进新院子
还栽上刚过脚的韭菜,半尺长的葱
傍晚的雨水洇开些凝固的绿
我终于在城市的边缘有了一处家
谁说城市比农村的春天早到
只是不能让它们散漫
凹下的田垄就是队伍,堆起的田埂就是规矩
紫花地丁、蒲公英、荠菜、苣菜、长寿菜
可以任性地长在冬青、蔷薇、水果树下
我松土施肥,我不穿内衣
我喜欢和它们自由地呼吸

桃枝桃胶

朋友圈,她们都关注桃花
写下“桃之夭夭”
我来写“桃枝桃胶”吧
写老树春秋几度,夕阳有时也白
写发泄的心情,根须痉挛地抓向地心
泪,流不通畅
结成胶能阻挡得了郁结吗
枝条剪那么多断口
桃也不想回答
树多么静,芦花鸡正在刨土啄食
我就靠着它发呆,像一枚花壳的黄刺蛾虫茧
其实
除了那种龟裂的方式,桃花影里
我什么也没看见

一只叫点点的小狗

一会儿从侧面趴到我腿上
一会儿从前面趴到我腿上
电脑键盘当它的博士帽
我推它下去,它下去
又把木椅腿咬得吱吱响
好吧,你上来
当我的热宝
当我的护腰

绕

将近正午的天空灰蓝
这是我在自家院里种完一畦小菜的感受
与排箫相近是一群鸽子发出的哨音
它们绕着面前的一单元楼顶飞
绕着太阳飞
也绕着我的眼睛飞

日 子

种下树就有了布局,十九棵
已经挂果,尽管有的很少
不妨碍明年会递增
玫瑰、蔷薇、月季、鸢尾、菊
有些开过了,有些只是发芽
花越种越多,菜越来越少
淳朴、清新、喜悦、希冀
这些词在谷雨时节撒欢
冬青、小波儿、大叶黄杨拉成围栏
要多自然有多自然
院子有120平方米,或许还小些
被房子分成两半,彼此
借用那条鼠洞打电话
蓝天离它们一样高远
我离自己更近

消 失

儿子高二后
我拒绝了鄂尔多斯、江油、西双版纳
拒绝了刊首语、五大道人物、北斗星编辑
我已帮不了儿子多少,他自己安排得挺好
但是他知道自己爬坡时母亲一直都在身旁
我觉得很重要

在这刷消失感的过程中
我也收藏石头、瓦罐、旧书、铜钱儿
把玩具娃娃的小手放回去
帮点点狗洗澡

更多时候,照顾我的院子
有一次,我把架子搭成网格
黏住山药那些最细小的舌头和日子
苦菜花就围在它们旁边
开出灿烂的黄

家有果树

风从前几日就吼,最终落几滴雨
路上行人纷纷
而此刻嫩叶已裹着暖日
春花灼灼,次第开了杏、李、桃
每一株植物体内既有温度计,也有钟表
甚至自己的心事,蜜蜂跳舞、黄蜂筑巢
弯卷的蝴蝶的口器
抵得上最精密的探测仪,它们忙碌不懈
专注而耐心

耿介赵戈

杨闻宇

年过八十,我这一生该如何作个总结呢?其实也简单,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入伍进入野战部队,1976年调入刚刚恢复的兰州军区创作室(其间偶或进出),直到2004年从创作室退休,算是军旅作家,只写了些为数有限、质量平平的散文罢了。

刚进入创作室时,主任是刚刚从“黑帮”队伍里解放出来的赵戈先生,个头高挑,腰板挺直,不苟言笑。听人说,赵戈生于1920年,“文革”前是兰州军区文化部部长。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作为救国会的小组长之一,赵戈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游行,曾经长期在吕梁山革命根据地工作。他在刘胡兰的家乡战斗过,是晋绥军区《战斗报》前线特派记者。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就是赵戈在文水前线通过军用电台拍发到延安去的。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赵戈有一次赴京开会,围绕一些文化问题,直陈己见,顶撞了某位大人物,被押送回兰州,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他毕业于延安抗大,曾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反应敏捷,声音刚亮,口才极佳。造反派与之辩论时,死活也占不了上风。于是,他们就转换话题,质问赵戈:

“你爸爸解放前在上海滩是干什么的?”

赵戈回答:“拉洋车、下苦力,养家糊口。”

“洋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当然是有钱人,或者资本家。”

“为资本家拉洋车,就是洋奴。你是个洋奴、走狗的狗崽子!”

就这样,他们对赵戈不再“文斗”,而肆行“武斗”。动乱十年间,宁折不弯的赵戈可是吃尽了苦头。

军区体育馆的篮球场上,有一个裁判员叫田大壮,身材魁梧,判断娴熟老练,很引人注目。有一次,从体育馆出来的路上,我向赵戈打问:“听说,那个田大壮曾是个造反派,你了解这个人吗?”

“田大壮当初是个篮球健将,上了些年岁,才转为裁判员的。运动期间,每有批斗会,造反派头头见他五大三粗、手脚有劲,为了虚张声势,就让他充当打手。有一天,我被批斗,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扭住我的胳膊,飞步押到台上,右边的那位见我脖颈被勒得难以喘息,满脸憋得发紫,忙腾出一只手,解开了我喉咙下一个紧锁的纽扣,这才让我熬过了这场批斗。散会时,我认出紧要时刻让我喘息的人,就是这个田大壮。田大壮如果是个没有人性的人,那一次批斗,我可能就‘报销’了。”

运动过后,初恢复的军区创作室,急于扩编队伍,室里除写作的以外,还有谱曲的、画画的、弄书法的、照相的。其中有一个画家许飞,原是兰州军区文工团从北京的美术学院特招入伍搞美工的,他工于油画,嗣后转入创作室。赵戈有一天与我闲聊,说是北京来人调查过许飞在“文革”中的表现。起因是美院曾批斗一位有名的老画家,说是画“黑画”反党,造反派对这位老画家拳打脚踢,边上的许飞对打手们叫喊:“朝眼睛上打,打瞎他的狗眼,看他以后还能画黑画吗!”北京来人调查,也就是想落实这一句话,因为这话实在是“毒”。

人的一言一动,无形中就昭示着心性之善恶。俗话说,谨言慎行。其实,遇到紧要关头,想要谨慎小心而不流泻是很困难的。

我在退休以后,从五千里地以外的兰州东迁青岛,田大壮解纽扣的事儿、许飞撂出的一句毒话,都是我在三十多年前,从赵戈那里听来的琐碎细节,多少大事都云烟一样过去了,这小事儿却是刻骨铭心,忘却不了。

赵戈资历老,当时兰州军区除了司令、政委,没有几个能和赵戈比肩的。可他脾气倔强,经常训人(有时也难免主观武断)。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个开国少将,脾气大得很,他在兰州军区谁也不怕,就怕与赵戈口舌论理。

省军区有个从朝鲜前线下来的干事,想调进创作室,写了部长篇小说,先送赵戈审读,赵戈认真读后,否定了。此人经过活动,小说还是被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由此而通过更高的领导人调入创作室,成为创作员。运动开始,此人是个风派,批斗过赵戈。他自然认为赵戈一直是刁难他的。创作室像这样的老作家有好几位,作家们愿意接近赵戈的,实在寥寥。

赵戈腰里的皮带上,有一小方形棕色牛皮钱包,也就能装几十块钱。1982年,我随他赴京开创作座谈会,坐列车返回时,硬座车厢里,我坐在他的对面。他旁边有一个小偷,趁我们打盹时,用小刀划开了钱包的底部,幸亏钱包皮质硬实,裂口紧合,钱没有溜出来,小偷却溜走了。

赵戈翻看着被割破的钱包,摊平右掌让我仔细看他掌上的纹络,说道:“我这一辈子生就的是打鬼的五雷掌,小偷也休想得逞的。”

至于创作,当时的风气是看重小说、诗歌,赵戈不尚空谈,厌弃无端虚构,加上自身作品不多,别的年轻作家连连获奖、不断晋级,形成的舆论便是认为创作室由赵戈牵头,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

我们所在的办公大楼里,先后出了许多个将军,有些将军比我还年轻,而资历最老的赵戈,却是在师职位置上离休引退的。

1992年7月,他返回上海定居,与我仍然保持着联系。在上海,他分别被聘为上海市教委、长宁区、虹桥街道等三个关工委德育报告团的报告员,一直保持着“离职不忘责、身休不忘本”的为人之道,视培养下一代的工作为己任。凡是有请他外出作报告的,无论路途远近,总是风雨无阻,有请必到。

八十二岁那年,他腿骨折了,行走不方便,仍拄着拐杖到学校、社区为青少年作报告。赵戈不吃请、不收礼、不接送、不取酬,拒收讲课费达八万余元。他先后到市委党校、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大、建青中学等学校,以及地方机关、工厂、部队等二百多个单位作报告四百多场,听众近三十万人。他作的《刘胡兰精神鼓舞我们》和《高举“一二·九”爱国火炬,让青春在新世纪闪光》的报告,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2009年,九十岁高龄的赵戈,仍然作了三十四场报告,有一万四千多名听众。他把最难忘的战斗往事和青春热血融进报告之中,极大地感染着青少年,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并引起热烈反响。赵戈将那个艰难时代进行艰苦斗争的火种,深深地埋进了祖国的大地。

2018年6月5日,赵戈病逝,享年九十八岁。捻指间,又过去了近五个春秋,我当年在兰州时所经历的人、事,几乎都化作了过眼云烟,对于赵戈,总是难忘。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农民子弟。从1976年部队创作室恢复,到2004年创作室撤销之时,我正好也到龄退休,与创作室在时序上的起落算是同一命运。巨擘为文,属雕龙之大业,我写的这些,仅仅是雕虫小技。虽然,本人在文学事业上无所建树,可总也算是搞了一辈子文学创作吧。

晚年出于习惯,我偶尔还写点短文,有时回顾既往,深深地感到,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情,做人始终是第一位的。时间到现在才充分证明,赵戈在创作上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内行——他淡泊于名利,耐得住寂寞,挺得直脊梁,无愧于真正的中国作家。

作为我的上级,对我影响至重者,当数老前辈赵戈。

本版插图 张宇尘

爹的记性

蔡永平

山娃发现,爹刚过四十,记性时好时坏。

李二婶盖房。爹一瘸一拐去帮忙,他挖地基、砌墙、上梁、盖顶、抹灰,每天涂抹成泥猴子,晚上回家累瘫成一堆泥,头放到枕头上就呼呼大睡。

娘黑透了脸,嗔怪爹:“你贱呀,怎去帮那泼妇,她可是我家的仇人。”

爹笑呵呵地说:“邻里邻舍的,还能成仇人?”

娘翻着白眼,撇着嘴说:“你这记性怎这么差,去年她娃抢了山娃的弹弓,山娃和她娃打起来,她不管自己娃,却把山娃狠狠打了一顿,头上打了两个大包,这仇能不记吗?”

爹搔着头:“去年的事,我忘了记不起了,她孤儿寡母盖房,这忙不能不帮呀!”

张叔的孩子考上大学,凑不够学费。张叔上门来借钱,爹二话不说,打开柜子,翻出红布包,拿出一沓钱塞给张叔。

张叔捧着钱,泪水流满皱褶的脸:“山娃爹,你救急了,你是我家的大恩人呀!”

爹笑呵呵地说:“不客气了,你才是我家的大恩人呢!”

张叔走了。娘皱紧眉头,嗔怪爹:“那可是全部的家底,家里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爹沉下脸:“我小时候冬天下大雪,我从山崖上滑跌下来,摔昏迷了,是张叔一口气把我背到二十里外的卫生院。没有张叔救我就没有我,这恩情不能不报呀!”

山娃仰起小脸听着,眨动着眼睛说:“娘,爹的记性最好了!”

羡 慕

刘智慧

阳光暖暖的。

强子娘靠着墙根晒太阳。脚边,有一只正在打盹的小猫。

隔壁王大爷的院子里,两个孩子在嬉笑打闹,欢声笑语透过院墙,不偏不倚地砸在强子娘的心上。

王大爷干活回来,望着强子娘呆呆的眼神,走上前问:“强子今年回来过年不?”

强子娘痴痴地看着远处,没有搭话。

儿子强子打小就聪明,从读书起,就是班级第一。那时候,王大爷最羡慕的就是强子娘,经常说:“强子脑瓜子聪明,你将来要享他的福的。”

强子爹娘也一直以儿子为傲,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书。

强子名牌大学毕业后,要出国留学,费用高昂,强子爹一个人打三份工也供不起,只得把家里的房子卖掉了。

强子爹娘指望强子留学归来,成为白领,接他们去城里开开眼界。但强子却选择留在国外工作,并娶了个外国老婆,过起了克生活。

十几年了,强子只回来过一次,就是强子爹去世后。逢年过节,强子连电话都很少打一个。而隔壁王大爷的儿子从小就不爱读书,勉强读完初中就外出打工了,二十岁出头就结婚了,现在一双儿女都读小学了。

强子娘把猫儿抱在怀里,喃喃自语:“强子,你就一点儿也不想娘吗?”

现在,强子娘最羡慕的就是王大爷。

好 壶

杨福成

吕三喜欢壶。

他家的橱柜里满满当当,放着上百把壶。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红泥的、白瓷的……这些壶,都是好壶,都不便宜,有些还能够上古董级。

尽管有这么多的好壶,但吕三见到了喜欢的,还是爱不释手,一把把不断地往家买。

一天,他空闲了没事儿逛文化市场,从一个摊子上看中了一把小壶。

这小壶,矮矮胖胖,壶嘴短短的,盖子也很有意思,像个小弥勒佛,有福相。

吕三太喜欢这把小壶了,一问价格,唉,老板说的这价格……

吕三掂量掂量,还是付了钱,买了。

回到家,恰好来了几个客人,这几个人也都是玩壶的行家。

吕三拿出刚买的这把壶来,让大家瞧瞧。

嘿,这壶可不错啊,品相多好啊,是个好东西!

不错不错,吕三相中的肯定是把好壶啊!

来来来,我看看。这壶啊,还真是不错,肯定不便宜,值个大价钱。

那肯定啊,这壶啊,下不来五千块。

五千?吕三的壶哪有下来两万块钱的,这壶啊,我看,肯定在两万块钱以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热火朝天。

吕三只是嘿嘿笑,也插不上嘴。

吕三啊,快快快,用你这把好壶泡泡试试怎么样。

吕三说,行啊,泡一壶让大家尝尝。

茶泡上,先洗洗,然后,吕三给每个人倒上。

大家一品,更热闹了。

好,就是好!

这壶泡出来的味道啊,果真不一般!

应我说的了吧,也只有几万块钱的壶,才能泡出这么好的茶来。别的,便宜的那都不行,根本泡不出这个味来!

大家品了几泡茶走后,吕三将新买的这壶洗了,擦干净,放在橱柜上说,你这二十块钱的身价,瞧他们把你捧的,今后我都不敢用你喝茶了!

文艺周刊

第二九一七期